



簫 湘 錄

李 隱 撰

BW1387/1304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皆
收有此書學海本作漱石
軒筆記說海在先故據以
排印書名亦從之

瀟湘錄

李 隱撰守秘書省校書郎

高宗承祧後。多患頭風。召醫於四方。終不得瘳。有一宮人。忽自陳世業醫術。請修合藥餌。高宗初未之信。及堅論奏。遂令宦者監之。修藥。宮人開坎作藥爐。穿地方深一二尺。忽有一蝦蟆跳出。如黃金色。背上存朱書一字。宮人不敢匿其事。乃進於上。高宗不曉其兆。遽命放於後苑池內。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。方深一二尺。復得前金色蝦蟆。又聞於上。上惡之以爲不祥。命殺而棄焉。至夜。其修藥宮人及宦者。皆無疾而卒。

則天末年。益州有一老父。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。得錢卽轉濟貧乏。自不食。時卽飲淨水。如此經歲餘。百姓賴之。有疾得藥者無不愈。或自游江岸。閒眺永日。又或登高引頸不語。每遇有識者。必告之曰。人一身便如一國也。人心卽帝王也。傍列臟腑。卽宰輔也。外具九竅。卽羣臣也。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。何異君亂於上。臣下不可止之乎。但凡欲身之無病。必須先正其心。不使氣索。不使狂思。不使嗜慾。不使迷惑。則心先無病。心無病。則餘臟腑雖有病。不難療也。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。况藥有君有臣。有佐有使。或攻其病。君先臣次。然後用佐用使。自然合宜。如失其序。必自亂也。又何能救病。此猶家國任人也。老夫賣藥常以此爲念。每見愚者一身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使九竅之邪。恣納其病。以至於良醫自逃。名藥不効。猶不自

知悲夫。十君子記之。忽一日。獨詣錦江。解衣淨浴。探壺中。唯遺一丸藥。自吞之。謂衆人曰。老夫譴罪已滿。今却歸島上。俄化爲一白鶴飛去。其衣與藥壺。並沒於水。求尋不得。

相國李林甫家。一奴號蒼壁。性敏慧。林甫憐之。忽一日卒然而死。經宿復蘇。林甫問之曰。死時到何處。見何事。因何却得生也。奴曰。死時固不覺其死。但忽於門前。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。有似君上。方潛窺之。遽有數人走來擒去。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。俄及一大樓下。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。且立於此。候君旨。見殿上捲一朱翠簾。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。似割斷公事。殿前東西立仗衛。約千餘人。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。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。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。殿上人問朱衣曰。大唐君隆基。君人之數雖將足。壽命之數未足如何。朱衣曰。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。本合折數。但緣不好殺。有仁心。故壽命之數在焉。又問曰。安祿山之後。數人僭爲僞主。殺害黎元。當須速止之。無令殺人過多。以傷上帝心。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。當速止之。朱衣奏曰。唐君紹位。臨御以來。天下之人。安堵樂業。亦已久矣。據期運推遷之數。天下之人。亦合罹亂。惶惶至矣。廣害黎元。必至傷上帝心也。殿上人曰。宜速舉而行之。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。又謂朱衣曰。宜便先追取李林甫。楊國忠也。朱衣曰。唯受命而退。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。奏言。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。殿上人曰。可惜大唐世民。効力甚苦。方得天下治。到今日復亂也。雖嗣主復位。乃至於末代。終不治也。謂朱衣曰。但速行之。朱衣奏訖。又退。及將日夕。忽殿上有一小兒。急喚蒼壁。令對見蒼壁。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。衣道服。帶白玉冠。謂

蒼壁曰：當却回寄語李林甫，速來歸我紫府。應知人間之苦也。蒼壁尋得放回，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。遂潛恣酒色焉。

楊貴妃忽晝寢驚覺，見簾外有雲氣氤氳，令宮人視之。見一白鳳，銜一書，有似詔勅，自空而下，立於寢殿前。宮人白貴妃，貴妃起而熟視之，遂命焚香親受其書，命宮嬪披讀其文曰：勅謫仙子楊氏，爾居玉闕之時，常多傲慢，謫塵寰之後，轉有驕矜，以聲色惑人君，以寵愛庇族屬，內則韓虢擅政，外則國忠秉權，殊無知過之心。顯有亂時之迹，比當限滿，合議復歸。其如罪更愈深，法不可貸，專茲告示，且與沉淪，宜令死於人世。貴妃極惡之，令宮闈間切祕此事，亦不聞於上。其鳳尋飛去，其書藏於玉匣中，三日後失之。

天寶年中，楊國忠權勢漸高，四方奉貢珍寶，莫不先獻之。豪富奢華，朝廷間無敵。忽有婦人自投其宅，請見國忠，閹人拒之。婦人大叫，言於閹曰：我直有一大事，要白楊公，爾如何艱阻我？若不令得見楊公，我當令火發，盡焚楊公宅。閹人懼，遂告國忠。國忠甚驚，遽召見婦人。見國忠曰：公爲相國，何不知否泰之道邪？公位極人臣，又聯國戚，名動區宇，亦已久矣。奢侈不節，德義不修，壅塞賢路，諂媚君上，又久矣。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，以社稷爲念，賢愚不別，但納賄於門者，爵而祿之；才德之士，伏於林泉，不一顧錄。以恩付兵柄，以愛使民牧，噫！欲社稷安而保家族，必不可也。國忠大怒，問婦人曰：汝自何來？何造次觸犯宰相，不懼死邪？婦人曰：公自不知有死罪，翻以我爲死罪。國忠極怒，命左右欲斬之。婦人忽復自滅。國忠驚疑未久，又復立於前。國忠問曰：是何妖邪？婦人曰：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，將被一疋夫傾覆，公不解爲宰

相雖處輔佐之位。無輔佐之功。公一死小事爾。可痛者。國自此弱。幾不保其宗廟。亂將至矣。胡怒之邪。我來白於公。胡多事也。我今却退。胡有公也。公胡死也。民胡災也。言訖笑而出。令人逐之不見。後至祿山起兵。方悟胡字焉。

杜修己者。趙人也。善醫。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氏女也。性淫佚。修己家養一白犬。甚愛之。每與珍饌。食後修己出。其犬突入室內。欲嚙修己妻。薛仍似有姦私之心。薛氏因怪而問之曰。爾欲私我耶。若然。則勿嚙我。犬卽搖尾登其床。薛氏懼而私焉。其犬略不異於人。爾後每修己出。必姦淫無度。忽一日。方在內同寢。修己自外入。見之。因欲殺犬。犬走出。修己怒。出其妻薛氏。後歸薛贊家。半年。其犬忽突入贊家。口銜薛氏髻。而背負走出。家人趕奪之。不得。不知所之。犬攜薛氏。直入恆山潛之。每至夜。卽下山竊所食之物。晝則守薛氏。經一年。薛氏有孕。生一男。雖形貌如人。而徧身白毛。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。又一年。其犬忽死。薛氏乃抱子。迤邐出山。入冀州乞食。有知此事者。遠詣薛贊家。以告贊。遽令家人取至家。其所生子。年十七。形貌醜陋。性復兇惡。每私走作盜賊。或旬餘。或數月。卽復還。薛贊患之。欲殺焉。薛氏乃私誠其子曰。爾是一白犬之種也。幼時我不忍殺爾。今日在他薛家。豈合更不謹。若更私出外爲賊。薛家人必殺爾。實恐爾累及他。當改之。其子大號泣而言曰。我稟犬之氣而生也。無人心。好殺爲賊。自然耳。何以爲過。薛贊能容我。卽容之。不能容我。卽當與我一言。何殺我邪。母當自愛。我其遠去。不復來矣。薛氏堅留之。不得。乃謂曰。去卽可。何不時來一省我也。我是爾之母。爭忍永不見也。其子又號哭而言曰。後三年我復來耳。攜劍拜母而

去。又三年。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。自稱曰將軍。既入拜母後。令羣盜殺其辭。竇家屬。唯留其母。焚其宅。攜母而去。